

雜

體

文

稿

雜體文彙卷一序

微波榭遺書之三

曲阜 孔繼涵 誦孟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古之小學灑掃步趨言語書數皆是謂童而習之白首弗敢墜失故志甄文者載於六經之末尊之與經等也自後之學者不察小學之義比於壯夫不爲遂爲度閭物豈非以極煩重之事而被以極不美之名而使然與漢承三代後爲吏人者初有試繼有劾猶有柱下遺意急就元尚說文等書競出人相沿習則有點畫秀異者羣目爲超而波磔之說興於是流爲眉視爲單移密補疎之弊而小學亾盛衰迭相倚矣豈不然與至唐以詩賦課士而博學宏辭科重雖設書學博士亶爲苟賤不材者所居故張參五經文字其孫雖爲琴石當時亦不甚重降及有明

易以制義猶詩賦也故嘉靖乙卯地震石經損缺西安王堯典
爲補缺小碑盡屬繆盤壬午小除夕秀水朱伯承東吳張商言
坐於桐庭適有以開成石經九十餘篇求售者二君勸余畱之
且有讐經之約遂取顧氏金石文字記校之因指記中譌以侯
彊侯以爲疆字翻謂經誤嘆淹博如顧氏未免有此歲莫無貴
是約遂已念朱檢討錫鬯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
轉從售者假是卣歸手抄之初爲裘漢家割去損本盡以補缺
纂易之又闕弓部下十部空居無書每翻一過輒一快悒後六
年溥游京師閱琉璃廠書肆得揚州馬氏鐫本歸校所鈔本又
頗不合嗣又假得欵項氏羣玉書堂彙本於江寧嚴東有許項
氏本木部自本字至杼字七十一字移置杠字下袂字上蓋因
幅截者誤倒置其一乘時不能檢繹乃改注文牽合之遂不取

以爲證是秋海鹽陳立三自南假得石經攜載相示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十紙補缺別爲二小紙發篋陳書凡所補舛謬悉見
顧氏云余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
想閭關陝右捫摸殘碑必不能逐處詳審遠展今余所不獲有
者旣獲失今不爲恐石日泐而好古之士或未能觀是數本不
將遂成闕事邪遂蔗厥事仍所闕所補悉封於後爲五經文字
疑九經字樣疑一卷併識其始末五經文字木部中柎字覆見
柎字下柎字當是柎柳之柎模字下柎字當是柎桃之柎書時
筆誤爾今仍之宛窕二字爾雅宛肆也訓輕佻窕閒也訓閒隙
春秋左氏襄公二十六年傳楚師輕窕作窕石經可證而穴部
出窕字山部不出窕字發芟二字毛詩載芟當從艸春秋左氏
傳芟夷當作發夷從火而草部火部不出芟發字惟發字注見

發字交夏等字說文從夂夂等字說文從夂而五經文字互
譌蓋宛宛發夂夂自唐已蒙矣爲書四卷而起訖七年獲兼
本於南北四千餘里外考訂之難信爲難也乾隆三十三年歲
次戊子除日闕里孔繼涵跋

重乘水經注序

東原氏之治水經注也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乘於浙
東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又得永樂大
典內之本兼有酈道元自序乃仍其四十卷而以平日所得詳
加訂正進之於 朝

聖天子俞其書 命乘行

御製詩章冠之崑首令數百年經注溷淆甫後錯簡者整之還
其舊而曩時東原氏所乘某水各自爲篇爲十有四冊循其注

之綱目復遂條畫分俾讀者易見耑末雖遵修舊文不增一語固曉然如視掌文矣第一卅河水一爲阿耨達山諸水河水二爲蔥嶺于闐二水次二卅河水三乃入中國河也次三卅渠至瓠子皆出於河之水次四卅汾至清自左以次入河其閒如晉水文水原公水自右以次入汾同暹水澮水自左入汾餘先後湔此次五卅渭至伊自右入河次六卅漠至漳古皆入於河次七卅濇至浪則河北以東終於樂浪朝鮮次八卅首濟瀆而汝則入於濟次九卅淄至沫皆濟汝以次而南之水次十卅首淮瀆而汝至肥皆淮之左右以次入淮惟施別於肥而入巢湖次十有一卅首大江而夷夏皆出於江瀆則入夏濞又入瀆次十有二卅濞至斬自左以次入江次十有三卅沫至贛自右入江次十有四卅漸至日南二十水名則越及南海羣川罔不就序

未載禹貢山水澤地水經之舊第也。第數卒東原爲予言曰：是書經注相淆，自宇文歐陽二子發之，而未之是正。至於字句訛舛，非檢閱之勤，不易得也。予益與我共治之，予因有按羣籍，積至數十事。東原氏蓋有取焉。且屬予撰序。東原氏既書其詳於目錄，予謹舉其弟次之意，以告讀者。是書者。

算經十書序

禮樂射御書數，周官董以司徒掌，以保氏厥後。秦漢政失，禮樂射御微絕，淪器六書九數爲民生日用，所不能廢。唐以明算科，取士限以季九章，海島共三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孫子五曹共一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試之日九章三條，海島等七部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綴術七條。

志云七條六條
典云六條輯古三條

云四條

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

第是唐人爲經者八綴術緝古不謂之經算經十書之名所由起也五季瓜離其科既廢迨宋而祖沖之綴術徐岳記遺董泉三等數皆亾嘉定壬申鮑澣之復錄得記遺於汀州七寶山三茅寧壽觀道藏中而唐李淳風所注於夏侯陽算取甄鸞注本今宋元豐所乘爲韓延所傳無注本則是十書中經亾其一注亾其二而三等數不數焉齊書云祖沖之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南史云其子暉之更修其父所改何承天歷於是始行殆卽綴術也隋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圓率密法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二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豪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豪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

徑七圓周二十二又設開差竊問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
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爲綴術宋沈括云審方面勢覆
量高濺遠近算家謂之裏術裏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
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
之而已北齊祖暅之有綴術二卷唐王孝通云祖暅之綴術曾
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蕘方亭之問於理未盡由是
五說言之則綴術亦推衍重差之意耳至記遺所載上中下數
且云下數短淺計事不盡上數宏廓不可用此假爲博大之言
不得事實夫所謂萬萬變之者其由萬至億亦必歷一萬二萬
以至十萬爲一位其歷一十萬復然其歷一百萬及一千萬亦
復然極之億億兆兆亦無不復然苟舍是無以成算然則不過
繁更位數名號巧炫耳目詩伐檀疏毛傳萬萬曰億今數也鄭

箋十萬曰億古數也乃以今數爲中數古數爲下數夸誕背繆
不足指責董氏三等數應不爾也意是一乘除諸分二開平竈
三開立積歟今得毛氏汲古閣所藏宋元豐京監本七種又假
戴東原先生所善輯永樂大典中海島算五經算而十書備其
九舊埒一今埒三而併梓之曰

周髀

漢趙君卿注 周甄鸞重述 唐李淳風釋

周髀音義

宋李籍撰

九章算術

魏劉徽注 唐李淳風釋

九章算術補圖

皇朝戴震撰
埒列九章每篇之末

九章音義

宋李籍撰

算策

皇朝戴震撰
埒音義後

九章重差

卽海島算經 魏劉徽撰并注

孫子算經

周甄鸞注

唐李淳風釋

五瞽算經

周甄鸞注

張邱建算經

周甄鸞注

唐李淳風釋

劉孝孫細辨

夏侯陽算經

隋韓延傳本

五經算術

周甄鸞傳本

唐李淳風注

綴術

齊祖沖之撰

唐李淳風注

緝古算經

唐王孝通撰并注

數術記遺

漢徐岳撰

周甄鸞注

句股割圓記

附

皇朝戴震撰

皆羽翼周髀九章者也孫子握簡易之道先說九九乘除分減繼示開通之端海島爲劉徽演密句股測量之術張邱建因之以方程之術會通諸法祖沖之因之爲測量天度及方圓竊立

之差王孝通因之爲祖氏之辨正而五瞽則分隸以官夏侯陽則分隸以事五經算則分隸以經史而胥不能稍出九章之範園焉嗚呼九數之作非聖人孰能爲之哉

蒲松齡聊齋志異序

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其書不完每恨無以盡發俶儻詭異之觀閱聊齋志異洋洋灑灑數十萬言並非纂有胥人略爲回易者比人於反常反物之事則從而異之今條比事櫛鱗疊沓沓如漁涸澤之魚頭然則異而不異矣胡仍名以異是可異也史之傳獨行者自范曄始別立名目以別於列傳者以其異也博之傳獨行皆忠孝節廉人心同有之事胡以異之蓋博之滅棄倫理悖逆君父誠不足數宜其以獨行之爲異而別出之也獨不殚後之作史者仍之凡孝友忠義廉退者之胥爲目別

類列而異之也甚至儒林道學之胥爲目別類列而異之也吁
是則大可異矣今志異之所載皆罕所聞見而謂人能不異之
乎然寓言十九卽其寓而通之又皆人之所不異也不異於寓
言之所寓而獨異於所寓之言是則人之好異也苟窮好異之
心而倒行逆施之吾不知其異更當何如也後之讀志異者駭
其異而悅之未可知忌其寓而怒之憤之未可知或通其寓言
之異而慨嘆流連歌泣從之亦未可知亦視人之異其所異而
不異其所不異而已矣至於不因志異異而因讀志異者而異
而謂不異者能若是乎序志異

周小亭印錄序

刻符摹印許叔重爲八體之二迨後遂有專家唐禮部鑄印官
祝思言世習繆篆卽溘志所謂屈曲蟠繞者也然徐楚金言屈

曲填密則秦璽文是屈曲者摹印之一種未必盡爾矣由是官私印分而屈曲者施之官印證明花乳之刻多以濫印爲師由是競奇效能而蟲魚鳥篆垂露倒薤玉柱鐵線之名錯見不知蟲書大篆据八體之座露薤呈形傳引筆之異是八體者猶書之有正行艸也倒薤垂露云者猶書之有鍾王褚歐也併而一之不其惑歟祥符周君仲起嗜學多能又工篆刻手鐫六面印及印錄寄示出所聞者以相質

同度記序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夫律何以能同度量衡也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律也者其象也律也者陰呂陽律也數也者九九八十一也九九八十一出於圓方圓方出於陰陽象圓而數奇陰象方而數偶圓數多奇方數多偶故律也者起數之事

而非所以成數乃樂尺九寸夫九寸非尺而何以謂之尺推律者取以便度後人遂假以名律耳故起數者律之事也成數者度量衡之事也故律之數以九而度量衡之數以十易云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生其起數之謂與成其成數之謂與所以算法一握而成六觚一握立圓周之率六觚立圓徑之率有周有徑有觚而圓方奇袤之數畢舉矣然則何以同度名所記不及於樂而尺斛秤爲民生所日需論云謹權量審法度蓋亦審度以修權量三者修而四方之政行以日用飲食民生不越是也爲經準五篇首篇以經之釜經之溢瀼之粟米法與溢之重起尺斛秤之端上篇以濇法準經中篇以經準濇法下篇以濇法準今法而以表終焉曰總篇不敢辭瑣冗俾治經之際因是以求庶肩步算之勞而有志濇學者或有余規焉其細艸蓋秀才

齊復斌重推惜其日力遂附於下

夏小正考異序

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有胖之者遂以夏小正爲一書世所傳大戴禮無經傳名經傳分者則爲夏小正遂若別有一書焉余所見夏小正以宋傅氏崧卿本爲最舊傅氏得其外兄關澹本而月析之外加經文於每月之首然傳中之經未爲釐出也其後朱子與金氏履祥張氏爾岐黃氏崑圃皆有訂正或乘其重複或件繫條附意爲綴屬總未窺傅氏意而經傳之文已失其故又以說不能通遂削後移易展轉辨難且刪且增且改而戴氏之書幾將鐵焉是殆習之者寡與非也已丑春見戴君東原於京師與論文者二晝因出其與盧侍講論大戴禮書二首遺余以爲別余受而讀之中論夏小正者十有三事皆砭盧氏

之失特精核確當矣過古人然盧氏之書固襲張氏之說者也
余竊未之取也歸取素所勘本更爲詳註並取諸家之論以釋
其通悉依戴氏之舊而不別冠以經使與大戴禮篇不至離合
於傅氏取爲經者下以傳字別之以存其意凡諸家之異同出
之注中而略申鄙見於後爲夏小正考異一卷傅氏之序夏小
正也有云溼唐甄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
德撰抑不知其取戴禮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
書進書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傅爾而隋
志云然可謂疏矣傅氏以爲後人析出良是以隋志爲疏竊有
說焉案公羊氏傳穀梁氏傳皆經傳合一爲文而統謂之傳戴
傳亦猶是也隋志撰爲傳耳未必非也且自分經於傳而穀梁
氏之書亦遂序後屢亂至文有不屬從而增益之如傳增路寢

宣十年經增萬入去籥宣十年至檀遂奔齊宣十年改卜牛麇鼠又食
其爵乃免牛成七年獲陳夏齒昭二十三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子地至陳入于蕭以叛定十一年取洧東田及沂西田哀二年之類是
皆楔而出之者之爲之也非故也況夏小正之楔而出之者之
不一其人乎余之不敢別冠以經者存戴氏之故也留經傳之
名者存夏小正之故也

田家詞序

穀種之美者也說文曰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有言三穀者爾
雅翼謂稻粱未是也有言五穀者周禮天官疾醫用五味五穀
五藥養其病注謂麻黍稷麥豆五穀不升注謂米麻粟麥豆是
也有言六穀者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饗會用六穀注謂稌黍
稷粱麥苽格物總論謂稻黍稷粱麥苽是也苽雕胡也有言八

穀者李時珍謂詩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爲八穀涵按詩二句本非連文錯舉爲証未免複沓之嫌考星經八穀星主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星明則俱熟晉書天文志五車西八星曰八穀主候八穀一星亾則一穀不登則李氏所引爲無據矣有言九穀者周禮天官大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後鄭元云三農原隰平地也九穀黍稷秫蕪大麥而有粱苽也酉陽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也炙穀子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也有言百穀者爾疋翼又包舉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是也故元日而祁啟蟄而郊地不愛寶先王首重八政之疇曰食民以爲天六穰之登迺慶德下至地禮有之被服在躬不知其名則罔況一日再食而五穀不分得末遺本能無憾與

迺以稷爲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是以麥爲稷也
曰樹黍者無不穫稷樹恩者無不報德是渾黍於稷也物土之
遷古今之異亦蒸煩矣涵生承平之世藉先人之餘蔭以耕以
讀熟習已久暇日爲稼穡詞若干章敢曰大田七月必非田家
月令也特埒於司稼之掌求差勝飽倉終日者耳

雜體文彙卷二跋

微波榭遺書之三

曲阜 孔繼涵 誦孟

重乘趙注孟子跋

乾隆己丑之春晤梁孝廉用梅於京邸其定大學士之孫也詢其宋本趙注孟子許假而未與也歸寓以告吾友戴君東原東原因舉正義序卽刪改音義序尤爲作偽之證迨癸巳之秋東原徵赴京師予走謁諸寓卽出是本與宋刻國語及補音本見付余喜劇遂重校授梓其中與宋光堯閣石經同者混夷之混必織布然後衣乎之然與元刻十三經注疏同者行者有裹囊也之囊放勲曰勞之來之之日無不知愛其親者之者夫子之設科也今誤子則注可證三宿出畫之畫今誤畫則宋高郵老儒黃彥利已言之其他小有異同不能悉舉至章指之文惟畧

存於正義之首而釋其義者仍有三十五處而博學而詳說之章章指則併入注中正義雖由邵武士人之僞作然作僞時猶未敢刪去章指甚明則章指之亾由于校刻者果於自用爾是歲十一月望後闕里孔繼涵識於小旸雍坊太僕寺街之壽雲

九章算術跋

九章之術乃算術之鼻祖囊括後賢胥不能度越範圍焉猶六經之臨百氏也周官保氏九數鄭君以九章之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釋之綴曰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錢曉徵學士以爲夕桀乃互棗之脫誤良然蓋九章句股篇末有望遠度高測深七術或析之名曰九章重差互棗卽方程術所謂維棗是也句股卽旁要疏所云今九章以句股替旁

要芻要云者不必實有是形可自芻假設以要取之祖冲之謂之綴術疏又引馬氏融注今有重差文桀馬氏不連及句股者以句股替芻要故不重舉劉徽序云漢張蒼耿壽昌因舊文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所謂目與古異者則句股替芻要是也至唐王孝通云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合則妄而敢矣夫古今豈有異術哉劉徽因其有望遠諸術遂造重差綴於句股之下卽今海島算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事之安也舊有圖今缺余友休寧東原戴先生補之今分附諸篇之末亦猶劉徽之綴重差於句股焉

海島算經跋

重差者比兩而知雖三望四望皆先定差分因而重之可卽此知彼故劉徽曰輒造重差綴於句股之下以九章句股末原有

測高深望遠七術也其曰輒造也者以重差本在句股之內後人因其愛兩句股設算較煩故多設論說以開曉學人遂指以名之今海島算是也由是言之則重差指其爲算之術海島指其設算之物非有兩意然重差本非離句股別能爲術慮後來更其名將遂竊其實曰輒造以專輒之罪自居此守師法之善經也余旣假戴君東原本歸於算經十書中乃記之

隸續跋

棟亭瞿氏所刻洪氏隸續二十一卷缺第九第十兩卷實十九卷與喻良能所跋先後兩輯十九卷之數相符然二十卷尾有景伯跋云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淳熙丁酉姑蘇范至能增刻四卷後二年雲川李秀州又增五卷明年錫山九延之又刻二卷凡漢隸見於書者爲碑碣二百五十八甄文物款識二十二

魏晉碑七十款識二欲合數書爲一未能也又似非洪氏一人所輯者今按其碑碣二百有七中有目無碑者十有三甄文款識器物二十二魏晉碑四款識二又復有合有不合朱彛尊跋云藏書家皆勸七卷此琴川毛氏舊鈔本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弟邁後序淳熙六年喻良能跋屍今此刻雖無朱跋而增多之葉與後序跋屍正同當卽是是本也惟以隸圖隸韻今不得見又疑喻跋止十九卷餘二卷爲隸圖隸韻則未見書中所載碑圖六卷者何也且邁所跋有毛舉數十字槩諸石曰隸續其字同其體異參差不可齊則倚聲而彙之曰隸韻龍龜齋麟九尾之狐琮璜璋圭名物怪奇凡見於扁顏者各肖其象曰隸圖之語頗與卷中合朱未之詳審也惟自七卷以上皆行二十四字七卷以下皆行二十字闕訛多在

七卷以後則與藏書家皆勵七卷爲相合爾增多者似僞託驛
入之故其謬不可每指卽韓府君後碑陰竹垞已自受其愚矣
金石益荒泐疑似之間端賴嗜古之士守博以誠也乾隆癸巳
六月晦日書於青櫺書屋北窗蕉下

書蘇氏族譜引後

讀蘇詢族譜引不禁廢書而嘆也其言曰吾所與相視如涂人
者其初兄弟也噫其何忍也推其意欲使人心之歸於厚而不
知使人心流於薄昔吳道子爲地獄變相欲垂戒也而周來用
以刑人此立言者不可不慎之鑒也昔在聖人猶曰禘說之難
言況以鄙陋之胸妄測宗祧之意其與舒王祖宗親盡亦當從
祧之論其不同者幾何無他盡言之弊也古人有見及此故只
原其初以生其油然而藹然之心千百世後在後之起者維之而

不復慮也雖百世可知而未嘗預爲之必也亦不忍先爲之判也杜甫之詩有曰彌縫使其淳彌縫者不取其盡之謂也亦可以知盡言之過矣

書味易栝詩後

席帽山人味易栝銘曰易之言酒者四卦而皆當險難之時四名其栝曰味易而復刻詩于栝之舟識夫所歷之險艱蓋借飲酒以自箴非有所箴於酒也然以酒食細微於需坎困未濟皆取險難之義其所箴於酒已至切矣以細微之故而切懼之以險難使之慌于外動於中豈非以酒之易流易昧與酒之爲物成於氣爲陽爲剛爲動飲酒者當以柔靜制之故在九五則曰貞吉在九二則曰征凶在上九則曰無咎曰失是三卦皆以陽爻而見酒食之象以中正則吉以動則凶以不知節則有失而

不能無咎可知溫克者之爲君子之飲酒矣飲酒何以能溫克也在六四之爻曰終無咎夫至於終而無咎則誠哉其無咎也所以能無咎者不自其終而定於其始以約則持守甚易有所牖則無所出入惟先以柔而靜者持爲繩檢心爲官主而舉動從之既有所牖則易喜易怒而失厥德者鮮矣既鮮失德又何至征凶而蹈夫險艱也君子之飲酒豈至夫失德哉然終日飲酒而得未濟之象輕弊衣裾而得困象微逐飲食而失需象固求珍侈而失自牖之象皆可由之而得險艱此味易栢之所以致意乎吾友之能自戒於酒失者莫陳伯思若故洪素人之書楹云慎言當效姚昔抱戒酒不如陳伯思余每於朋友飲席輒憶素人語今於讀味易栢詩遂書以終其說

跋瓊花說

玉蕊瓊花訖無主名按圖求駿只益失真嘗讀玉蕊辨證毛氏跋云何不曰瓊花辨證乃云玉蕊豈避瓊爲赤玉耶每咲其不識作者之意以玉蕊爲尚可目驗而瓊花則如洪邁所謂不特俗土罕見雖神仙亦不識矣然其爲喬爲灌與足趺蕾萼蕊胎之大小總無據依王禹偁詠瓊花序謂其樹大花繁而言者每以小白花木高數尺者相證已不可解周平園跋謂條蔓如茶蘼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蔓止可言艸不可言樹旣曰條蔓又曰久當成樹是爲艸爲木猶自不辨何論於瓊花玉蕊余友張商言爲瓊花說二篇剖形悉萼瓣貼周詳且繪瓊花圖爲繡毬花狀余未見瓊花不能名其是非然狀如繡毬則可爲商言立一確證鄭忠肅辨與方以智物理小識已極明晰無俟悉數徐仲車瑤真詩與瓊花歌有云每到黃昏成

淡月卻臨曉後作團雲又云此花愛圓不愛餽一樹花開似明月則其形狀更何移易至葉之或謂如冬青或謂如柘或謂似聚八仙而柔平瑩澤則更望商言博考詳辨之並根株肆榦無使恇惑以與說瓊花者一除夙昔之疑也

瓊花今繡毬也玉蕊今聚八仙也宋鄭忠肅公與裔作辨其不同者三校諸說獨精覈一曰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漸青辨其瓣之厚薄是而形與色則未盡二曰瓊花葉柔而瑩澤聚八仙葉麤而有芒其辨適相反三曰瓊花蕊與花平而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蕊低於花結子而不香其辨蕊與花平與蕊低於花細矣而香不香又適相反惟不結子則同蓋猶有意揚瓊花抑玉蕊之過也今爲正之云瓊花大而瓣厚其色初綠而淡綠而淡黃而白徐仲車詩云每到黃昏成

淡月卻臨曉後作團雲是其由昏而曉由黃而白以次而變之證而每到之每字猶爲體物未盡玉蕊中作小花百十外圍大花八朵於四面每面二爲偶與瓊花摘朵者無別而瓣薄鮮于子駿詩之八蓓冠羣芳一枝攢萬枝是其證辨其瓣一也瓊花葉柔邊作鉅齒而澤玉蕊葉較小不作鉅齒而苾辨其葉二也瓊花無蕊花平而不香玉蕊中小花有蕊外大花八無蕊而香鄭謂其蕊低於花以外八花言之周益公謂其蕊出於花以內之小花言之耳辨其蕊三也則二種秩然矣至王禹偁謂其樹大花繁言者每以小白花木高數尺者相證殊不可解而未能指小白花確爲何物蓋今之小繡毬亦數十朵團一毬而有蕊又名粉團者是

粉團明卽瓊花辨亦有之

瓊花玉蕊

以古尺校之皆圓徑七寸

許小繡毬則圓徑僅寸耳杜旂記云剔其根皮投之火則臭達

於鼻今二種枝幹皮與根燒之皆臭信也

跋史漢論贊鈔

史漢論斷一帙非以優頰學廢書也不熟全史熟此無益也全史熟取此誦習焉感觸意外亦有自得自足者譬之譜詩之句圖也奕之角譜也酒中之食笋脯蝦菜也套數之亂以葉兒也亦在善讀書者而已矣

韓勅修廟器碑跋

右韓勅修廟器碑側二其一題名十六人有剝落數字右尉唐安地闕據隸釋載韓府君修廟後碑則九江復道人也其一題名十七人字俱完善自歐羊六一叔弼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洪适隸釋諸書俱失載隸識韓勅碑陰跋云題名中孔族凡十四人則因未見碑側建爵昭寸祖處之徵子舉數人題名而云然

也建爵應是褒成侯兄弟行故亦以建爲字至今族中命字者猶以上字識行輩也碑中爵字微損有類壽字故釋續誤改爲運壽也說見隸續後碑陰中

韓勅修廟後碑跋

右韓勅修夫子廟後碑今其碑亾失文自洪氏隸識中錄出闕落殆半趙氏金石錄目錄與洪氏俱目爲後碑天下碑錄則以永壽二年者爲復顏氏繇發碑三年者爲修廟碑碑中之修飾舊宅與更造二興與前碑同又云朝車威熹歷日久長承法而制以遵古常豈前碑爲修廟之始此其落成與碑後題名十一人敬謙子睢闕其官仲則子臺子雅君直子與五人闕其姓名趙福闕其字今以前碑碑側證之敬謙則東海傅也子睢則時令趙宣也子與乃季興之誤則唐安也趙福則字仁直也其三

人則無考焉書此以俟異日之碑復得或獲摹搨完善之本一證之

韓勅後碑碑陰跋

右韓勅後碑碑陰其目錄見于趙氏其文見于查氏所刻隸續之七卷或跋韓勅後碑云碑文計六行字多少不等大半每行四十六七字今以十六行行四十七字計之得七百五十二字據隸釋所載已八百三十五字無論其擡行空格已不能容矣故于此碑陰亦不能無疑焉碑陰題名者七十人埽除役民三十九人其前碑陰已見者八人其曰故豫州從事魯孔方廣平者卽前碑之處士廣平也碑相去朞月不得已爲故從事且從又故豫州從事孔而闕其名蘇漢明前碑爲處士此爲徵士前碑守廟百石孔恢聖文此爲守孔子戶百石孔聖文而不名亦

非法前碑有李申伯不名而此爲李昶申伯前碑孔曜仲雅不爲相史此爲相史碑側已見者三人其曰袁徵漢賢者卽度徵漢賢而誤以度爲袁也前碑骨隣通國此加中郎將椽皆可疑也前碑側有孔建爵彼誤以爵爲壽又見褒成侯之字故改建爲連作孔旭連壽以遷就之耳他如前碑側有故安德侯相彭城劉霽伯存故作沛國相劉霽子宣以仿佛之而不知遺其里居也前碑側相才彘史文陽公百輝世年故作佗府史文陽薛音漢光以仿佛之至役民中衛感高則前題名中已有此名弓狼子亦前碑側蕃王狼子之掇移也蓋似翦貼別本錯其文以作僞者非洪氏之書末書永壽三年七月廿八日孔從事所立則又見天下碑錄有漢碑而不著其名下夾注云永壽三年故婺州從事孔君德於孔子墓祠壇前立之文而誤認爲卽修廟

後碑不知碑錄以前碑爲復顏氏繇發碑後碑爲修廟故自秩
然乃朱彞尊以爲卽孔方所立更何夢夢恐後人震于洪氏之
名誤于朱十之說殘碑日損益以滋疑書此考古者詳審博考
之苟有此碑必畱未翦截者存于世間以證予之孤陋耳

校官碑並單禧釋文跋

乾隆甲午之夏假得校官碑元至順間單禧刻釋文拓本二緡
於正三翁學士許首行已鈹釋文云有漢三百八十有七載考
自漢高帝乙未改元至光和四年辛酉其數符然蔡邕獨斷云
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當是三百七十二年除王莽劉聖公三百六

十六年

當是三百六十二年

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

壬子是熹平元年

年當是三百七十八年除王莽十四年呂后八年聖公二年當是三百五十四年

呂后王莽不入數雖刊本多誤字

然可證計漢歷者不併入呂后王莽聖公也是可疑矣洪氏之

誤惟以來茲溧陽爲平茲溧陽董竝竝當訓普顧亭林云嵩山石闕竝天普天也又孫叔敖碑亦以謹爲譜而夏承禛全諸碑並俱如字不作竝豈竝與並爲分體之辨與再以字公房按之亦當從普訓至梅檜之爲栢檜單禧已正之矣單氏之釋都穆云與隸識不同者十餘字蓋指其謂稟資南□之禱□夫□德之絕操句補禱字夫字髻髻克敏句補克字馭僑挈聖句補僑字進直退愚句補愚字復役三年句補復字反失俗之禮句補失字卽此龜文句補卽字與旣安且寧之且梅檜之梅十字也今考所補禱字夫字失字不可辨悉克字僑字復字梅字顯然不誤卽字碑本尚存人旁字不得爲卽愚字洪氏未嘗闕且字亦未嘗爲以也殆單氏誤據刊寫訛本耳其刻洪氏釋文一以俗書不存分書體又誤以呼嗟爲吁嗟學官爲學官皆非洪氏

故也而有無正繇單刻作省無正繇兩不可通疑而未敢淺也
今予所補釋凡四字志學典謨之志雅容式閑之式賦仁義之
風下是備達二字碑本彷彿俱存至碑之出於固城湖濱金石
文字記惟引單禧之跋而遺隸釋亦忘溯其源也惜費此日力
因記所考訂而歸之五月十九日申刻微雨天甚熱

西嶽華山廟碑跋

西嶽華山廟碑毀於嘉靖三十四年癸丑距今二百二十年而
拓本畱傳已少泚園藏本近在朱竹均學士家翁覃溪學士記
其弄虔所自致詳郭泚園王無異數跋尚在予曾借撫數過然
損字與裱裝者截去共百一字始知是本在郭許故爲好古家
豔說爾當日與東雲駒墨莊樓正者則王玉質手蓉閣來陽伯
娒嬛館雲烟卷舒護持何所而宋商邱藏缺十二字本亦不知

尚在伊洛閒否至謂爲分體幾冠將來則不過以罕而見珍而云云也字大小同史晨兩碑而行筆亦近百石卒史之茂密泰山都尉之遒逸自居其上乾隆乙未之秋久霖悒晴臨於京邸小時雍坊之壽雲移並記

范式碑額跋

任城學宮舊多漢人碑刻今存者五乾隆乙未之夏李鐵橋東琪得王君庸門斷碑於大成殿西階下柏樹根間戊戌之夏膠西崔墨雲儒眎得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額於學宮西南龍門池水口石板之下吾友盛君秦川皆郵以寄示且語繼涵曰故老傳聞明末建龍門曾瘞漢碑於此惜今斷廟獲其額而所謂龍門者鄭與僑濟上名園記有曰西園北負城西襟堞前裒儒學廣可五十畝故大參西圃郭公所築也門題城西老圃堂

扁灌息公之孫重熙重杰兩文學闢講堂建號舍多士課習其中陳太常旭窗王璽卿坦山汪水部孺石遞主之士以得與爲榮因顏其堂曰龍門大社故今猶呼龍門水口矣碑雖不可卒得洪氏黥釋載其文且跋曰傳云爲荊州刺史而碑作冀州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考傳云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碑云舉侍御史拜冀州刺史殆傳紀其末授而碑書其初拜歟又傳云卒於官而碑云以疾告辭韜光潛耀則碑爲異爾碑又有常山相暨子汜孫而允嗣罔繼語特其上字有缺失不能驗悉而傳云一名汜疑亦有誣錯焉古物多不自祕每出爲經史證左何時爲好事者一旦得之而秦川復以寄余據之覈洪氏之書以考史傳其樂更不知何如也

濟度寺蕭氏二尼志跋

唐濟度寺尼惠源神空誌錢辛楣學士跋云神空者墓而不塔也引誌云於少陵原爲空又云從事於空爲證今觀龍朔三年濟度寺尼蕭法願誌亦云營空於少陵原之側是尼之稱方中爲空亦猶俗之稱墳古之稱墓耳空讀去音如橋空之空世所謂三空橋五空橋者也又今之門如城門式者俗曰券門謂如鐵券隆起耳故墓之以磚如城門式者亦名曰發券則唐時之稱爲空若今言發券也

磐石衛夜巡牌拓本題後

磐石衛指揮使司夜巡牌拓本篆文二行行五字牌圓徑三寸四分上飾雲作柄有孔穿紉緹柄長九分橫廣三寸六分今存禮部庫蓋故明遺物也乾隆卅八年八月十日丹陽魏祠曹晉錫溪拓以貽錢獻之獻之持以示余因考明制牌面在內隨駕

各官力士校尉皆有牌內府印綬監掌之冢宰則牙牌也在外衛所守禦夜巡銅牌定數目編字號由禮部鑄印送各府頒給此牌其一也衛指揮使則三品官也磐石衛在温州府府境與閩接番舶犯境必首擐其鋒故海防考云嚴蒲門鎮下官畧南臺可以扼其東也衛在府東北五十里隸樂清縣縣在衛東北五十里南一里則磐石所海口也由磐石衛至温州府則有黃華港沿海之中可避颶風者廿三處名之曰上等安畧黃華其一也港之旁有黃華山砦黃華水砦衛置自洪武二十年領所三險要可知也日本來寇每視風執自清明至夏至是其候也其至遼東朝鮮則由其西北對馬島開洋其至琉球閩廣則由其西南薩摩洲開洋其自正西五島開洋則歷天堂官渡而候風若東北風多由沙門分鯨用丁未針過韭山海關門抵温州

府也方今寰宇澄謐海不揚波撫遺製想其權火警察制防規
模也惜止摹其一圖押字號數具否未能悉之爲缺然矣

雜體文彙卷三 記

微波榭遺書之三

曲阜 孔繼涵 誦孟

宋太學石經記

南宋太學高宗御書石經殘碑乾隆戊子之夏錢唐張秀才廷謨爲搨得寄余爲紙七十四緡外坳明趙嘉龍刻孝經碑吳訥石經詩碑二紙圖贊則未及也朱彝尊之考石經也於光堯閣石經載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王應麟李心傳陳騏潛說友陳基吳訥楊一清文璧郎瑛于慎行諸說然於刊刻後先字行增損碑數移置廢葺未能通覈折衷之按正德十二季巡按監察御史宋廷佐檄知府雷志淑遷仁和縣學石經於府學楊一清爲記有云雷君稽閱志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卽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季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

於學京兆尹趙礪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季複製宣聖洎
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并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
宗紹定五季又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增諸石經之末
與經義考所采玉海頗不合玉海云紹興五季九月廷試畢賜
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庸篇十二季賜陳誠之周官十八季
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季五月賜趙達等大
學二十四季賜張孝祥等舉陶謨二十七季賜王十朋等學記
三十季四月賜梁克家經解篇是時所賜止是十三季上諭輔
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
而尙書委知臨安府張澂刊石頒諸州學是時所刊亦止易書
詩春秋左氏傳四經宋史高宗紀十二季四月甲申增修臨安
府學爲太學十三季所頒止及州學不言太學是尙未置太學

也十六季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是續刊論孟同立太學應在此時秦檜傳紹興十二季八月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遷慈寧宮幸和議復成十三季祥瑞繁多於是粉飾治具如鄉飲耕藉之類節節備舉兩相印證明白無疑淳熙四季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礪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置碑於閣下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書五月礪老奏閣將就繕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尙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是立石太學與建閣爲兩帝兩事而禮記五篇高宗時未入太學也汪應辰傳洋甫十八爲進士第一人上初覽其對意其爲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季少子引見者掖

而角上甚異之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
賜據傳云特書則非石刻而王應麟同時人又不應有誤豈第
一人爲手書餘爲石刻耶然總與太學石經無與中庸真艸孝
經羊祜傳皆賜秦檜檜所請刊石者十三季頒御書孝經周官
中庸羊祜傳於天下州學與聞喜宴所賜趙礪老訪求之舊本
皆是別有刻石朱彝尊取證太學石經則乾道所賜之益稷淳
熙所賜之旅契何所安置石刻鋪敘云高宗親御翰墨作小楷
以書周易尙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
經解學記五篇章艸語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
鐫石以頒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是又誤以禮記五篇爲檜請
刻檜跋者今易書詩春秋左氏傳爲正書正吳訥所謂字形僅
比黃庭小楷法欲與爭先驅者也中庸爲行書字大倍之章艸

語孟字又倍於中庸每碑皆四段惟中庸一碑五段易段五十有六行行十有八字書段四十有二行行十有七字詩段四十有五行字如易春秋左氏傳如詩論語段二十有七行孟子段二十有八行行皆十有六字中庸段四十行行十有四字詩論語左傳末一碑俱存皆有檜跋語同蓋欲書禮記并刻於太學而未及者也重摹中庸無跋末鈐一小璽文爲御書之印以檜跋爲吳訥捶去者亦好事者之言并無其事光堯石經閣原建於太學鹵北隅少帝熈德祐閒學廢元初鹵僧楊璉眞伽欲取碑石壘塔爲杭州推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元末肅政廉訪使徐琰改爲鹵湖書院明洪武十二季卽書院爲仁和學迨末季復徙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昇致焉龜附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季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全碑及碎折者百

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正德辛未巡按張承仁欲遷置府學學
諭南寧李璧懇留而止至戊寅巡按宋廷佐卒遷之時李已除
任無有能爭之者至崇禎末廊圯乃嵌之壁中爲遷徙變置者
五其殘壞散佚皆由於此非楊璉取之去也蓋徙學移碑於洪
武而修葺於宣德元季二十餘季不應貶壞復修必顛倒堆棄
未一置之所其舉致時安得枚數次第之而無所遺邪旣雜於
階城礎石之賸後之俗吏有陰爲馮熙常伯夫之爲而不自知
者是石經之亾亾於徙學不亾於楊璉故吳訥楊一清于慎行
郎瑛諸記皆謂爲申屠致遠所遏而止惟文徵明跋有石經竟
亦散落之語而朱彝尊因之無足取證文徵明之跋作於正德
十二季適值徙碑之時而有甬後斷缺無書人名氏語只據殘
本不考刻石構昧甚矣然萬歷杭州府志載楊一清記有賴廉

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然亦勵存其半矣後改學爲鹵湖

書院諸殘碑實在焉之語校石滌彙與經義考所載皆無之爲

後人彘入無疑楊一清記碑之數圖像十有五贊八易二書七

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

凡百二十有三碑朱彝尊跋碑之數易二書六詩十有二中庸一理宗大書

御製序四春秋左氏傳四十有八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

十三碑而逸論語孟子及爲經義考始補論語七碑孟子十一碑

九十一碑校楊一清記書損其一詩盈其二芮所餽者後不得復

增且春秋左氏傳三十卷隱公爲一卷今隱公六季至十一季

一碑現存隱二季碑亦存特模糊耳而云餽首卷者妄言也殆與跋五鳳二季石

爲軼字同一繆與今易二碑書七碑詩十碑第五碑損一段春

秋三十有九碑碑全者二十三餽一段者十二餽半者四論語

四

七碑孟子十碑中庸一碑視楊一清記書一碑春秋左氏傳
一碑九碑論孟中庸一碑又二碑又三十二碑矣豈亦楊璉真伽取之
耶自移府學後無轉徙之事則無一碑及考作記於正德十二
季秋七月而碑徙於戊寅戊寅正德十三季也蓋記成於未徙
之先得據其數而書之而不虞一徙之實復散佚之也知寶護
者猶至於斯一二古物之留遺盡漸滅官吏之手其信然矣故
曰碑一於徙學幾碑經文易自乾至離之九三日景之離書庶
頑讒說若不枉時至攸祖之民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至六季五
服一朝文俱全詩大序頌經文存國風餽終風擊鼓凱風雄雉
宛有苦葉谷風式微旄邱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新臺二子
乘舟柏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定之方中蝦蟆相
鼠于旌載馳淇奧考槃碩人二十八篇又餽素冠隔有萋楚匪

風蟬游候人鳴鳩下泉七篇小雅餽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
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旻鼓鐘
楚茨信南山十七篇大雅餽洞酌卷阿民勞板蕩抑桑柔雲漢
崧高烝民十篇春秋左氏傳經文存者嘉父逆晉侯於隨至反
譖桓公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至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及
瓜而代至齊人織於遂傳二十一季春胥命於弭至執樊仲皮
歸於京師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至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既
與中大夫成謀至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夏晉太子圉爲質
於秦至乃掘而刖之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至衛殺其大夫
孔達且告車來甚眾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鄭周父御佐車至
子得其國寶楚之討陳夏氏也至燮何力之有焉東道之不通
至異姓月也生十四季矣至具纁缶其從者皆有賜焉至衣服

坳在吾身衛社稷也至趙孟曰其幾何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至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會於厥慙至因肥之役也會厥慙上
碑漫滅五行公載寶以出至而告我也後會我祁盈之黨也至
晉人假羽旄於鄭唯寡人說子之言至誰之劔也殿而在列至
殺斟灌以伐斟鄩傳二季春公伐邾至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
又句下碑蝕去二十五行不可讀卜戰不吉至不必也一公子
宋百年我至負瑕故有繹使之爲司城以聽政至丁亥入吳其
亦夫有奮心至今又勝都論語司馬牛問君子下朕躬有罪上
缺孟子經文存者不可以敵強至則何爲不行湯放桀至管仲
晏子之功今此下民至大哉堯之爲君也莫不有堯舜之道焉
至指不若人名實未加於天下至是求有益於得者也桃應問
曰至晉人有馮婦者中庸缺譬如登高以上爲守殘護闕猶得

幾二十萬言雖不與一字石經遺文隻字同寶貴然表章經術亦考核者所當悉心流覽也將裝界幅截之因略爲辨晰并識其形模數目如右

宋六印記

顏孝廉運生以六印見示一曰都統之印山鹵宋芝山

藻淳撫自

鹵安一曰印造鈔庫之印里人桂馥於乾隆辛丑得於洛陽一

曰提舉城隍司印文上列六星戊戌秋見於京師琉璃廠習体

肆一曰句當公事之印在曲阜縣某家一曰拱聖下十都虞候

朱記上鐫端拱二季四月鑄五印皆篆文一曰右棠寧州留後

朱記長印一行八分書亦宋芝山於鹵安得者都統蓋沿唐制

朱建炎初置御營司擢三澗爲都統制名官始此乾道三季帝

諭輔臣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與服志亦載紹興三十季

鑄馬軍司統制統領官朱記是都統當用印統制統領當用記也職官志云提舉茶鹽司掌摘山鬻海之利以佐國用皆有鈔法又云元豐中詔熙河涇原蘭州路州軍官屬職田每頃歲給錢鈔十千又輿服志行在都茶場會子庫庫印五紐各以會子庫印造會子印爲文是造鈔庫印亦爲南渡以後制志有提舉常平司提舉茶鹽司都大提舉茶馬司提舉河北糴使司以至坑冶市舶學事保甲諸司皆設提舉則割江防秋凡築城浚隍亦當有提舉司而上有六星則制未能審舊制嶽瀆諸廟置令丞主簿多統於本縣命京朝知縣者稱管勾廟事或以令錄老耄不治者爲廟令判司簿尉爲廟簿則尙當云者廟印也都虞候在京在外皆有之品秩尊卑不一惟殿前司爲最所稱三帥者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也都指揮使以節度使爲之

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故元祐七季王巖叟言祖宗以來三帥不曾闕兩人若殿帥闕難於從下超補姚麟係殿前都虞候合升作步軍副都指揮使而馬軍步軍捧日天武左右箱等各有所指揮使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每都有軍使兵馬使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此十都虞候蓋每軍之都虞候十之云者殆猶步軍之十將爾其曰拱聖兵志云乾德中選諸州縣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猛雍熙四季又改拱辰未幾改爲拱聖此印背所鐫乃改拱聖之後至政和四季詔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承宣使之上殿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侍衛親軍其馬軍都指揮使副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馬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步軍都指揮使副在正任防禦使之上而開封

府馬步軍都虞候月給二十千六軍都虞候月給五千可見都虞候之中爲帥爲將校品秩截然故京城及外處職司及諸軍將校等給朱記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不同方印卽中興以後亦監司州縣長官曰印僚屬日記而楊巨源傳倒用合江司朱記亦卽其證宋地名惟陝西永興軍路有寧州陝西秦鳳路有西寧州餘無以寧字州者印第二字似宋字且獲之鹵安或亦宋印歟而字以八分書與服志云印皆有銅牌長七寸五分諸王廣一寸九分餘廣一寸八分文曰牌出印入牌入印出又符券條太平興國三季乘驛者制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以八分書然皆不相合殆士庶及寺觀私記之類與宋舊印五代時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卽漢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

也今五印疊文亦可信據又按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節度使方一寸九分餘印並方一寸八分今以朱記縱橫度之都統印句當印皆方一寸九分提舉印方一寸七分鈔庫印方一寸六分二印短度應南渡後不悉核實舊制也余畱觀月餘名其爲宋代物而書此以歸之運生博學嗜古當有以正余

郭御史墓封樹記

郭御史者明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郭本字魯川

又字道充

也墓在

泗水之陰一里而近其鹵則余泗上之柳莊莊去公墓不數十武故環公墓者阡陌皆余有焉泗上故多所窆木園圃所毓道途所表五果之屬實繁其醜春榮其敷秋實其垂過其地人多駐以延覽又距城闔密邇故余亦數畱憩風日之清美東望則

防戈昌平焉北望則石門九山遠而徂徠焉每徑公墓以沿清
泗華表猶巍然而墓木濯濯矣公在嘉靖間去今二百餘歲其
立朝厚俗之事余荒謫未獲周知獨知其以詩文名其故居澹
然亭者在倉巷猶有樹石曲池人猶指而名之是則其足繫人
思也問其嗣乃無知之者因為植槐於四隅而籬其杞棧夫公
家盛時東田東畝諸子又賢其所以封植其先壟者固不止此
日月悠久而所以完此壤土不於堂斧之崇兆域之大而在公
之身況區區所樹豈得與當日之封植度長絜大乎是以知由
今以往不在余而仍在公也且負郭之產一彼一此亦何常之
有後此或翦伐之在公無增損也余不得而知也或有之於它
族而翦伐之在公無增損也余不得而知也抑或有之於它族
而以公之藏與余之樹而不翦伐之在公亦無增損也余亦不

得而知也惟今茲過公之墓樹公之阡以曾讀公之書而爲此也故記之

壽雲窠記

諺閭邊小屋也今名者窠故址矣乾隆丁丑四月隨宗子謝恩來京師寓 賜第者四十三日時祖母季八十有一繼涵幼育於祖母望雲徒倚念祝岡陵者必稱南山而山川出雲每彌游子陟岵之懷遂顏其楹曰壽雲焉洎官京師復居此者二載則輪奐維新門庭都改而祖母謝世倏已八季庭闈之樂邈不可復迴憶名窠之始潛焉出涕爰仍顏以壽雲而余懷爲何如矣郵乞家兄信夫書以署堂久而未寄旣得則余已遷居者一季窠之額究未懸堂中也人亦孰不有居居之名以六季之久猶不獲麗於其居則所求之難乎此者可知廿季之間居此者

再且處順安常優游俯仰而堦城戶闔咸非其故而居者懷稟亦與之移易則事之久而必更者可知夫小卽大徵幾由著見是人之不設不自力者惟仰事俯育敦族鄙勤職業至榮利之來聲聞之歸不必慕而驚之又何必矯而卻之也哉篤齊從曾孫居此者六季貽之俾揭於堂而畢余初願蓋篤齊之祖母康強老壽承 國家之深仁厚澤襲祖宗之蔭無官守之責以相緇衣會營爲之擾以相勤得以永享庭闈之樂而無它及則優閒燕樂已獲人生最盛之福寧不愛日以自祕惜也歟視余之瞻顯署之騫翥而中心愒愒如有所失有所負者寧以億萬計耶是爲記

因居記

因居樹木閒者署所居也閒者幼時讀書於先恭愨公鹵偏之

蘭堂堂東牡丹二本高出牆外紫花以百計堂鹵湖石三仞與芙蓉杏依倚又鹵牆之外殿費停雲檜樅蔽日庚午冬宗子有室遂移於忠恕堂余愛東廂老木之美南有藥室二程復析一程畀余室僅容膝而東窗豁爽壓檐巨槐蔭可一畝大數十圍東則偃蓋松亭亭如繖來蔽虧北則報本祠堂古木尤盛每春夏黃栗畱不絕交交臥東窗下手書卧聽之掠窗鳴而過者如相忌也因顏其室曰因居丁丑冬移居東城做廬東偏本陶氏故宅獨存廳事花竹森蔚不欲撤而新之畧爲葺整仍以因居顏之思因居也豈識其因也先是春

翠華東幸隨宗子謝恩與從子廣杵同居京邸小時雍坊太僕寺街之樓鹵小室者幾五十日維時祖母在堂望雲興懷曾顏寓居曰壽雲窆後十有四季釋褐官京師則賜第土木方輯

功蓋金壇相國新之也乃空無居人次季之春移而居焉昔之巍然而樓者今則廓然爲廳爲堂爲寢昔之歛然如承宇下者今則軒爽閎侈矣惟老槐嬰娑廳後仍畱故物感歲月之遷徙愴風木而隕涕郵乞家兄信夫書壽雲篋之扁署於中自書因居署於東廂數過從者錢唐盧哀經文弢嘉興錢曉徵大昕休寧戴東原震程瑤田易田長洲胡東表士震大興朱笥河筠欵程魚門晉芳杭郡邵二雲晉涵鶴慶李仙崑根玉興化任幼植大椿桐城姚昔抱鼐歷下周林汲永季揚州羅金牛聘吳張瘞銅墳汪明之元亮屢讌集其中未知余懷之悲也癸巳之冬從曾孫篤齊來娶婦同居則隘復憚遷徙煩重遂於後巷貝纓衎衎僦屋數椽是時篤齊祖母何之愛孫猶祖母之愛余也畱壽雲之署以顏其室而移因居以顏新僦之居屆丁酉十月得告

奉母歸養敝廬之後舊有茅屋三楹灌木圍植欲闢白醉一閣而地隘僅爲十笏屋屋成復以因居顏之因其隘也樹木間者旣嗜種樹城東適有廢圃爲元時曲阜在尹克欽之聚芳園址因其廢而有之是在戊戌之幾除園之所有門以內石崑然以高木蒼然以秀者畏壘顏也顏之巔廢礎離列畏壘顏東亭畏壘顏鹵亭基也顏之陽蔽芾館也實無館館木之蔭也顏之陰在尹沼也沼以上石梁也梁以鹵沃丹崖其北林蘭障也障之北藤垣也垣右玉南瓊北之門也左之軒然峙者柳風蓮雪之堂也折鹵福持精舍也又鹵宮商威儀豫也堂之背湖上石丈也格寮也耆臺也石鼓菱也右之傑然翬翬者微波榭也榭之右聚八仙亭與石鱗庵也榭所俯則蔓廊也廊以外勺涇也仰而觀樓松碕也循以上羸徑也徑所峙卓魚峯也循以下榴約

也。僂以入黃犢蔽也。南則鳧鷖檻肉則朝陽林也。而夏聚芳以春及小隱然皆侈以名耳。上雨旁風胥無避匿處。迨庚夏雨甚。頽其廢垣而地適可。屋爰葺茅而屋之仍顏以因。居余蓋以因顏所居者於此六矣。而情亦隨因而變。散不愼所因歟。或曰是特因陋就簡爾。聞者曰敬諾。辛丑九月廿二日。

雜體文彙卷五

頌 論 辨 志 銘 傳 贊

微波榭遺書之三

曲阜 孔繼涵 誦孟

鋪鐘特磬頌

有序

乾隆二十有六年六月寓熙皞八裔廓清中外拓坦

皇上奮勦亂寇戎撻伐桓撥之

天威討韋顧崇黎醜虜旣躬準夷遂殄回逆二酋縣顧稟街爰
自伊犁鹵底庫車沙雅爾阿克蘇烏付玉隴和闐葉爾奇木哈
什哈爾霍斯庫爾克阿爾楚爾拔達克山二萬餘里咸隸版圖
凡日月出入之區以極買莽無垠之域水居木棲穴處之倫能
顛動跂行喙息含血秉氣者靡不震業

威神煦化育一仰 辰朔

天子於是御大裘垂卷裳端拱 明堂之上進禮臣而命之析

宮商定律呂覈四清六變五聲七均十二律之微於時永和闕
東流之龍氣寶璞獲鹵江之一虞特縣物不虛生應時而至乾
𠄎吐華英山川表蘊愔考之古昔天地所紀終始泮平惟水爲
大明王在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爲百世法故龜文龍馬
軼邁夫器車朱草重穎三危九苞肉芻之祥鳳在郊麇在藪今
茲完璞鑄鐘之瑞實效靈於淵誠國家瑞應炳煥唐皇者也
天子廼詔臯氏鏤吉金玉人劓嘉玉博股彭旁耑之按視欒銑
於鉦彝之侈弁罔不周詳縝密合度諧音遵先王之法憲總三
五之聲容以獻之

上帝

聖祖

神宗而告大備并 命有司頒之於闕里 夫子之廟用照垂

制度焉是日也東魯人庶踴躍觀瞻無不懋矚度陌塞衢溢街
駢肩跼足轉相傳說臣涵忝厠聖裔跪睹 法器怵忻莫罄伏
念旣不詳其義復不解紀其鏗鏘等田夫之怖寶光寸莛之撞
大鏞誠不足形高深於百一歎玄妙之豪芒然拊石則百獸率
舞鼓琴則六馬仰秣調符則麋賓騰踴歌按則舞艸偏反況生
異動植能不感悅竊簪筆稽首而制頌一首謫陋舛鄙效野叟
祝麥邱以貢愚忱冀

王者命輅車以采民風同諸擊壤之謠里巷之膏點綴、休明
云爾 以下頌闕

廣三游論

昔荀悅著三游論推其弊於其原而不知所以致之者非其原
之過也故廣而論之嘗竊考游之爲義游蕩無薄之言也在人

出入爲游故雲之出岫者爲游雲魚之浮者曰游魚皆言在於外也今悅之言曰游俠以正行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爲盜賊也游說之以正行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爲詐給徒衆矣游行之以正行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姦軌矣吁奈何以見危授命不辱君命者之以俠客說客當之也亦相戾矣三代以降民俗日壞雖有聖剛之君閒出末流之故未能丕變繼其世者澆薄轉開率用脂韋訑言之人以治天下而爲民牧者咸工奉上以行其私持威福之甄操切日甚而軼群之民不能安於束縛之中於是或資甄權或倚富厚而下者劫以武勇下竊人心之公而行一己之私民亦自以公道之久泯今乃不獲於君上而一見於細民於是翕然稱善衆譽歸之觀者樂倣其事行者逾喜其名赴人之急如償君父

之仇而不知其過糜爛其家以隳時日之喪而乃快於心爲之上者又不察激而致之之由惟以么膺之技擅反是非敢議朝廷雖駢首就戮曾不足以塞辜更密法度絕疑似以抑過之不知木折者茁壯水壅者湍急人性之不可終泯致之者之原起於上也此自漢以來黨錮之與國同傾也悲夫夫其爲之也始則從天下之公心以冀其利旣亦不能自止而殉焉此豈有定於中者而謂見危授命者如此與若夫游說之士周旋而盛大抵起於布衣欲希富權或從或衡煽惑傾軋以牽合人君諸國之王亦無所見旨旨賈賈如人叱狗不自知而爲之此皆士使諸侯非諸侯之使士士於其時亦如雕陵之鵲茂蔭之蟬見利忘害舍已從人汚已甚矣何不辱之屈云至於聖人之道則無流弊是以董仲舒曰弊者道之失也然猶似有推原於道之意

蓋人失其道而非道之失譬之立表於庭中日中則正日昃則邪同一表之影而邪正分焉故去影以論表表猶是也遂緣影以爲表罪謂影之邪卽表之邪表任受乎道非人不能行人行道非道行人故失仍在人而不在道夫修身者惟審在己者而已至所謂游行者則求之於人夫取古人之善行以爲準雖易地似可相符而終不可相通所處者異也況博聲名爲的者與是之越而北適燕而南也故游俠游說之輩平旦之氣時有離合而游行之徒則陽坳心違無忌憚之甚者耳彼道學之輩黨人之籍東林之衆善惡沸騰公私倍畔君子豈盡取之哉故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三代之上無三游之名者上之帥也

朱彝尊陳壽論辨

人之立言以求勝人者期本乎義理之中而無取乎口給立言不求勝人則其說不足以動人不本乎義理以求勝人則雖足以動衆人而不足以動有識之人夫立言徒炫赫一時以弋名譽則甚易立言而不違乎聖賢以示後人則匪易蓋當時之人以衆人目之苟有自異人卽譁然異之且未遇乎有識者也卽與有識者遇豈遽肯以求古人者相求也後人則以立言者目之非有識者非高度而弗觀卽愕貽而束喙也苟有識者必不肯以衆人相恕故務本乎義理之中而無取乎口給勝人也今朱彝尊爲陳壽論期爲壽之功臣而忘其爲壽辨者三而皆悖也其論尹超莘之罪壽帝魏曰王沈魚豢孔衍孫盛郭頒但知有魏壽則齊魏於三國似彼削吳蜀之名此存吳蜀之名爲有卓見矣而悖矣夫魏書魏畧魏尚書魏春秋魏晉屯語諸書蓋

彼詳於魏晉事而不詳於蜀吳事故爲魏志餘不徧及史闕文
 之義也如以削吳蜀之罪罪之則魯春秋晉乘楚檮杌吳越春
 秋皆得受削周之罪而莫可追矣至以壽書請封勸進告祀諸
 文爲明昭烈紹統削頌德符瑞諸文爲抑魏又何悖也夫頌德
 符命其文其事皆薄劣無足采取武擔卽位事關政治其書與
 否足徵史體不必鉤深它求者不然操策命丕受禪事足相埒
 其文明白載入可証苟持所論使如五代南宋時偶有載記一
 書之名皆蒙削號之嫌一文之載盡受紹統之禍斯文不公比
 比矣此皆義理不明權衡失當妄爲擗摭之悖也觀其壽旣仕
 晉安能顯尊蜀之言非其遁辭呈露者歟議諸葛將畧則引張
 儼袁準爲壽分謗雙丁附傳則謂壽爲魏文士五人立傳王粲
 亦其與制度衛覲取其識典故而二劉傳假抑又何說且壽之

咎在索米不在不爲立傳若謂在誤信晉書史不足信曷足信者將彝尊所據者則足信非所據舉不足信也其悖於愛憎取舍如此萬一溺壽者持是說而惡壽者復謂之文詳載壽謗蜀爲僭阮瑀諸人之附見壽之自掩其失以及衆人張袁之說亦不足信相詆寧有旣邪彝尊爲記誦之學無當義理陸清獻已言之吾又曷責恐後之務求勝人者樂觀其言之異而不衷諸義理以事夫支蔓之辭也

族人桐右志銘

代

公諱某字桐右余之族高祖行也考興燃壯邀於外門子持家喜得陸賈之兒克遂尚禽之願公克承父志與物無違恂恂里閭不矯驚奇飾衆之爲响响躬修如就風暢日暄之化南陽之論交寒暑不改其柯條申屠之稟氣輕重不緣夫燥溼以單

恩賜封修職郎 祖廟八品官

聖王以孝治恩推父母 祖宗之遺澤猶逮雲仍公聞寵若驚
威儀自方駿奔在廟歷有季所子孫以有事爲榮獲厠夫奉璋
奉瓚控揭以考擊知度能勤於問禮問樂因殺晉而稽義隨會
堪思守柱下而無失李聃是倣今以垂算之季疾中膏肓丹砂
難開金膏虛望以季月日卒季七十有七忽損瑤華傷謫芣苢
殞我宗黨思公典刑入祖廟以涕洟對虎賁以超越孺人尹氏
白首而泣孤嫠嗣子載告哀而傷藥棘泣陳事狀乞余銘辭以
其季十一月日葬於祖塋之次瞻股人之兆域仍昭穆以爲行
驅青鳥之詖辭峙松賈而並列銘曰

下平日隰高平日原日祖日父異墳同塋死而無知永此千季
死而有知聚族盤桓土厚脉長泉深水寒斥上旣飾方中斯

流風淒路香柏實棺慙非黃絹碑表是鏤青松墓門用納石函
藏之中野封樹無訾石折星殞能無悲焉

吳太孺人墓志銘

自授經讀喪有無後無無主之文而疑近俗出嗣承重之非古
也讀射義以與爲人後者等之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亦心疑
其非倫封建在祿之朝重在宗社所謂傳重受重者則天子諸
侯與后與夫人也重在在祿所謂爲後者則在冢大夫也今則
家無在爵在遠三古何重可名何後可爲曲儒不明經訓猶且
持大小宗之說斷斷爭之亡風不古若至于財利是重愛嗣應
嗣展轉膠鞮富室爭繼乃有二後窆子則無應者悖經喪葬士
君子莫由辭其過矣今于吳太孺人之狀而有感焉太孺人先
在歛人自故明吳江縣訓導諱延古公始家於吳延古生盛太

孺人之考也太孺人年二十二歸吳縣贈公諱經贈公爲府判
公諱岑之所出府判公三子長卽贈公次紱次司獄公諱純府
判公以伯兄徵君公諱崧無子以贈公爲之子及太孺人之婦
見維時府判公已病亟矣厥後贈公之生墳也司獄公亦欲以
爲子太孺人請於贈公曰無故而預立之後非也然兄弟之子
猶子子婦人曷敢判而生室家之隙及爲司獄公置妾生二子
太孺人又請公曰小郎今有子且長矣不可卒陷以非請正其
名而司獄公以爲無子而請之有子而舍之母乃歧兄弟之子
而視之薄與爭之固迨贈公之喪將訃太孺人曰是時不可不
正矣卒正之嗚呼卽是已應書法矣夫與爲人後與之義鄭訓
爲奇言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貪財已爲夫子所必絕
况其人未死而冀其無嗣先與爲之者乎此太孺人之所不敢

也贈公既後徵君公而太孺人於府判公之喪降服既除猶會
必疏襦衣不加飾者三季人於是賢太孺人徵君被徵於

聖祖仁皇帝朝復耆壽有聲於世賓客日造門凡洗腆用酒肅
賓之燕餼皆太孺人議於酒會也吳中以褻服華侈相高尚每
見太孺人袿衣戍削浣濯被躬不羨不矜輒心媿慙而去太孺
人每以婦人職主中饋近巨室耻令息女知爨館事教訓之不
率家政之放失皆職是故徵君之于婦女子子無敢不躬親乾
隆己丑塤官中書舍人太孺人從賃屋湫隘風土既殊親串娣
姒莫能聚舍人每懼鬱傷太孺人心而太孺人怡顏悅澤若惟
恐舍人慮及者吁賢矣乃於丙申之冬感羸疾逾季正月二十
二日己丑卒後贈君卒者十六季季七十有六兩遇 覃恩以
子塤官勅封太孺人晉贈太安人子三長傳心甘肅廸化州吏

目次傳中天次墳內閣中書舍人充 文淵閣檢閱四庫全書
摘要分校官女一適原任山西陽曲縣知縣陳玉墀孫七孝惟
孝白孝門孝雙孝標孝彥孝康孫女一曾孫二舍人將以是季
秋扶太孺人柩歸里卜吉合葬於二十一都四畝貞山之陽以
東原戴君儒術文章上被

天子之知欲得其志墓門之石以信將來以繼涵於東原先生
交久介而請於東原既諾矣未幾東原卒舍人又以迎其兄鹵
去繼涵既痛亡友之不可作兼無以塞舍人之請雖無文敢編
次其行而係之銘且附於戴氏遺書之末以實其事銘曰

賢母之生有白雉之祥而不能戕之賢母之病脈已云絕而醫
者薛雪驚其若或綴之粵永以昭其賢允婦職之罔愆既壽既
考以終其天季嗚呼世之不敢入巽相之圃者其無設式張母

之肝

硯銘

腹圓橢象渾噩頑鈍堅出內薄淫狎志利達干謾詞諛憤詞醫
弗汝堪文載道聲從心發爲言驚是滌石作礪攻垢癢歲疆圍
銘硯背孔繼涌

消夏山房七君子傳贊

夫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無體之
禮天下和同夫修之於家砥厲廉隅非以弋名也貴於有用薦
之於人雅歌投壺非以務外也志期不分是以士各有志淡泊
以守真勺水足爲歡無須荈醕花月足晤語無煩匏管茅屋草
衣足以棲身足以適體無取縈乎袞冕圭組故務光善卷之逃
世不易稷卨夔龍之典秩也王戎山濤之勸誘不如嵇康孫登

之嘯傲也。蘄州竺覃瓊州滕檢少爽徹風節自尚晚乃折節學問不爲脛脛之行雖復隨人卷舒而經緯秩然含光側麗以安天下爲心王憲徐摛黃香爭爲交友洎後昌黎伯亦酬答歌詩焉然日與相摩黻規諍之風費日群居頽靡自放聖人所誅會稽祝綸其遠祖嘗在齊爲古聖賢雲霞交故綸追紹先志意履冬霜甘心小諒足不入城府不爲炎炎所移五月中常與披裘者對近山澤佳勝往往爲富有力者所據否則青豆丹房填闕壘塞綸亦落落寡合潤跡樵夫牧豎閒故世罕得友者斯數子者東山清軌北窻夏夜亦可適其情全其天矣若夫今之七君子亦有同好於斯夫山房夏永偶欣與俱爲撰次如左

焦捷字用揮夔人其族屬頗行惟焦氏骨幹天然樸重少文欽其風者或採以犀象金玉香綺之佩終不能掩其真也其屬紈

綺之族風流自賞爲世艷稱名流揮藻闢歎美德□□時與趙
慨俱禮於絕域捷以孤直動遭尤誚因吟何記室語團團明月
合歡之用爲虛無如醴之甘者亦無如遺之悲也不爲燥灑揮
移如此其先在周爲終葵氏曰終葵捷卽人稱涼德先生也以
居隸南荒北人遂傳爲焦氏焉或云猶京房學易於焦贛房本
姓李而傳易者又別有一京房耳學者遂滋惑云

馮細字拂以字行其先五鹿龜山字戒荒後爲鹿氏博學多聞
不修邊幅在坐則助人談辨卽終日不發言亦令人生思致猶
客兒之寢惠連也遇讒邪辭則并須戟張闢之惟力故爲學者
瞻準昔昃橫有四子一守墳墓姓昃避難者三居徐州者姓香
居幾州者姓桂居華陽者姓焮故橫之似續不絕因而嘆曰是
可法也故分其支于四人居秦者爲牛氏居蒯者爲馬氏居越

者爲馥氏居河洛青齊間爲麻氏牛氏馬氏俱有先人者遺意而牛氏朴質近之每來牛後之譏至元代有爲司儀者馬氏微麻氏鹵晉劉宋俱爲御史中丞大明中以先帝舊臣壁力玉燭殿侍宴焉馥氏居越裔也每愧孤潔薄陋日自檢束足守前基便蒙提拂論詩能入杜陵之室曾與終葵捷同坐捷嘲之曰子之先五鹿充宗自矜辨駁幾致折角邊恤其後世無譏馥徒爲筆牛具耳王謝家物焚蕤將及穆如清風者肯下子邪細答曰靡者不取貪者不與雖離本根待用於人德柄談宗終不入王憲之手君家執素之才非于幾不免點白爲黑若逢韓混乘如深秋落葉此論交所以欽馥蔑也君子謂克紹厥祖云

按傳只二君子其下

文供又有傳無贊蓋未全之疑也

雜體文彙卷五

雜體文彙卷六

文雜類啟表

微波榭遺書之三

曲阜 孔繼涵 誦孟

答譽客文

客有晨趨來謁者貌適適然驚意詡詡然得而告曰予之友有
關覽葩流料簡翰賦而以能文稱者每布紙濡墨握管沈思則
命若予者數輩還坐其旁叩首屬目搖頰鼓頷跳浮相譎凌諛
相難閃掄於岸屣屣於後爭乃汗頰愠亦愧墨凡單字呈隻義
立罔不相與擊贊迨還而爲之抽黃妃白於其閒此固言無不
盡歡無不竭以視閉戶孤吟冥心以思何啻倍蓰是其才大如
海雖若碌碌因人實集群言之大成也我應之曰噫夫中無主
則見異恆惑而不知卽聲從昧內多悞則是已曩夷而自蹈跋
後寔肖子不見夫龍之爲雲乎容裔膚寸澶漫區宇嘘煦其氣

滂霈其施其舒鱗布爪天嬌蜿蜒之迹人莫得而窺之也又何嘗借濡沫於魚鱗子不見蠶之作繭乎一緒孤抽中權自主圓橢潔緻光潤縝栗足以衣破天下而蔽黼文章袞綵藻繡舉莫之度愁偶有同功終以絲棼而遭擲子不見童豎之叱狗乎垢面蓬頭毛髮絀離怔怔賈賈操楫跣足呼之東則奔以東呼之西則跳以西叱之獠則猜猜而吠叱之鬪則搶攘嗚睨而群狃破其所謂則童與獠犬皆不得而知故堯牽羊而舜推之則一日而不可行咫尺子母乃好奇之過而發聲不從心也與

送屠山人樞歸里文

維甲申正月屠山人松季之樞將歸桐庭孔繼涵乃哭其殯而告以文曰嗚呼山人乃以羈死而歸邪方山人之病革也涵侍先大母病於是方大漸不克一眉山人既涵於躡踊搶呼中而

山人奄忽以死故自刀圭及舍及歛實山人里人朱孝廉主之
余卒未得一哭山人也衰經餘生畧存魂氣以山人之嗣奔喪
來見追憶曩事始覺山人眞羈死欄庭也哀哉山人之來於今
財九閱月耳初覲時涵居生母喪苦由之中復以右脛生瘍不
能鞮人掖持之跛以見涵泣山人亦神色甚銷黯涵意山人之
悲故人哀毀乃爾也時與若垞商言二張君比屋居於欄庭少
閒商言謂余曰山人豈老而將衰耶何精气不揚如是商言固
未習山人者而素習山人者皆謂山人老健如往昔無何先王
母疾作涵遑遑獲朮桂附者六閱月亦遂不與山人見誰意山
人竟死而且將歸也江淹之賦有云春艸碧色春水綠波送君
南浦傷如之何則憂居之餘豈懸旒於郊者更何以爲懷耶人
曰子居重喪而哭友不亦虛子噫余豈得已於情哉夫老而羈

羈而死臣哀也已羈我館死我殯而不能執手以訣視附身之事而撫其棺而慟使與朋友無歸者同於其返也又惡得不哭諸曾子之弔子張曰我弔也與哉誠以義同兄弟有不能不往哭者情之中亦理之至也況於我殯者乎顧山人達者客山東五十餘年閒數載十數載一歸耳其寓青寓萊寓蜡湖灤水之濱與俗嶽之臣者不知凡幾矣老而交余主於余者四載復來而死於欄庭是其視家如羈者不且視所羈之皆如雲煙行天冰漸消水與憶昔攜一大瓠手髹四蟾蟾其上余亦就摩挲播弄之戲謂山人曰詩瓠與酒瓠與山人曰長生丹一瓠耳今贈君矣余咲曰黍粒足矣奚以一瓠爲山人嘻曰使非骨肉戚朋交無憾令一矜獨老耄終古歛歔俯仰無權與放流屏置之罪人何異將誰爲之憶山人固知有生必有死有有必有無家與

騎一也轉爲山人述甫事又安知不視涕泗交頤者■且咲睨之邪然死歸也死而歸永歸也死者之無知與有知之或哀或不哀余不之知而生者之心豈不願起山人共讀吾文而樂之乃使吾自爲之而噉然以悲邪

祭王氏亾姑文

壽椿耄耄福歸淑懿育德涵仁宗媼貴異教邁荻歐敬追饁冀死哀生榮名實咸備猗歟我家恭承祖德惟內惟外崙訓是則況秉徽華允矣淵塞自少及門罔有攸忒猗歟我姑詩禮夙敦辭親鼎室作嬪名門席亨履泰淑令無諠黽勉恪恭山蕨淵蔡玉暎席珍蘭開堂戶螿螿繩繩子孫紹武祥叶虺蛇器彰璜琥惟德之懋誕膺百枯內外長弟疇昔讌娛歡設螻荔學媿孔虞辨才翰范壽骨聯蘇今栖黃壤悲何如乎姑昔來寧閩庭問宴

涵始扶牀畧能記面時我重闕逢吉彊健今而追惟涕洟臉泣
嗚呼頻季骨肉震盪艱棘餘生子立傲惘冤慟蒼天天高莫仰
電籟呼哀幽明自調歲屆闕逢遠計慘臨蠲地號踊淫淫沾襟
玉漉啟遲銀蠶閔深含穉無從悲哀曷任星紀三周卜安原麓
栢榔香填松城路履蟻結牆垂牛眠兆築誅德千言爰光軌躅
寓詞有所統緋未能三冬泉煖十月河冰緘哀遙奠淚漬吳綾
空翻七紙終愧李膺

雜類無雙續圖八則

吁絳縣老人之奇也不奇於神瞽之知季而奇於卿大夫之不
知不亦猶乘書之後而履笥不敵皮閣裸與奇矣

牧羊兒行雖矯激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布被三公言鷲忍
陰刻毀人無形有心垂道人心者自識之否則忠孝節廉無置

臣處矣是故君子行以求已不求諸人

不以夷險易其節士大夫難之李善以一蒼頭不失禮於旣難中不失禮於廡仕後可謂知所據依無愧仁人君子矣至於誅仇復業乳爲生潼此皆邀天之力不足爲善多者也

莽賊何論哉末之支離繆盪可咲可憫苟非典章制度改竄續紛幾開操懿先聲矣爲子替人人天奪之魄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成公浮之獄辭安暴酷殆無人理而景成卒得免觀其發船呵吏抑何逸且壯也眞百折不回傲屣骨肉者外此不意復有一婦人

和仲其筆其詩其遇之隆其厄之甚其襟懷之曠其意局之遠皆非古人所罕獨人於和仲無不欣焉向往者則和中之移人

者將在此數者邪非邪

普天之下竟無坏土藏骸而寄之魚腹邪然燒船赴海屢挫不
頽卽髡如楊璉亦莫余毒也已快事哉快事哉

秦良玉獠女耳而勳業如此功名如此志量如此學問如此而
卒以壽終豈非天相吉人與視黨魁紛紛何如人乃以男妾見
穢男妾婢僕也何疑焉嘖嘖者此之謂承人餘竅

餽杏啟

枝邊傳彩壇砌傳黃子未墮於張圍核或馳夫朱使雖非珍品
名參李柰之班曾貢官庖羞列范蠡而後殊餽融乎杏酢亦渴
解於天漿況滿把山風新拜野人之餽一籠宿雨更充君子之
餐此藍水青陰空見酬於錢牧美人嗁鳥必發興於羊公者也

謝饋花鳥酒啟

雙蓮日頒到從事一雙嘉賓三十方瓷蕉夏圓益麥冬動植盈
庭鐺勺在眼掇來華厦損翠影之蕭慘降白荒庭伴蝸墻而歷
落更使醺酣之枕寢聆啁晰之音鷓黃醜碧不出門庭鳳尾龍
須交加窗戶易消殘暑清滿幽襟維親串情多故問遣丞至況
三百里而近已費輾轆車聲兼一帶水而遙又添呶啞勝響跋
來報往水陸迭勞投李答瓊較量彌愧用資短敬仰謝高懷

擬賜裁衣金帶鞍馬表

天閑上馴蒙黃帕以光榮內帑官衣緝素絲而經緯忽從天上
賚至臣家中謝伏念臣性本駑駘家傳縫掖不堪策馭已自信
于釋褐之初顛倒衣裳敢不勉於築臺之下豈期辱悞特荷匪
頒茲益伏遇云云恩厚帡幪曲加芻秣垂旒摺珽不忘委佩微
儀乘龍御天猶念隨班立仗賜之顧盼愈益光輝服以終身寧

忘情于曳婁乘以拜賜願永報以馳驅

雜體文彙卷七

年譜

微波榭遺書之三

曲阜 孔繼涵 誦孟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

公年譜

謹按先生諱賜履字青岳又字敬修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漢陽府孝感縣人世籍南昌明洪武初有諱邦顯者字冲霆以熊爲楚姓江漢郡鄂間祖宗故壤也遂占籍湖北德安之孝昌邑則遷楚之始祖也邦顯生斐章斐章生二子長正邦字鳳川先生之高祖也次正道字思存鳳川公生三子長乾次爲先生曾祖又次朝曾祖諱幹字中台隱居不仕祖諱啟運字應亨以貴仕

皇清並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父諱祚延字祈

公主連奇書院講席著有弘毅齋集明末寇起死難

皇清受命命祠於鄉賢誥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世廕一子爲博士弟子員奉祀事晉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故明崇禎八年乙亥十一月五日先生生

十一年戊寅四歲先生弟賜瓚生

十六年癸未九歲闖賊陷德安獻賊陷武昌祈公公死之初祈公公避亂於白雲山以里中數被焚掠乃團練鄉勇保障里閭楚自崇禎之初年盜賊蠡起所在麻沸而數年稍得寧謐者祈公公守禦之力也至是闖獻疊至兵食交匱遂及於難

甲申十歲卽我

大清順治元年也

天子當陽羣凶次滅生民漸就寧宇先生母李太夫人課讀二

子父師之嚴兼於慈母每深夜篝燈績紵與讀書聲琅琅然互
答也

六年己丑先生十五歲學已有成自經史以及外氏六通五覺
十祕九府之書罔不心摹手寫穿穴貫弗故凡星經地志六甲
五緯測算鉤稽諸術無不可手繪爲圖口勒成帙而後由博反
約歸源濂洛如天地左海百派統滙是以學有本原不修盤悅
一日舅氏李公嘉升顧而謂之曰賢甥雅志潛修獨不早爲先
世表墩計邪遂出應試

七年庚寅十六歲充博士弟子員

十一年甲午二十歲貢入成均

十四年丁酉二十三歲以詩經舉鄉魁

十五年戊戌二十四歲會試中式 殿試得三甲授 國書庶

吉士讀書館中

十六年己亥二十五歲散館授翰林院檢討

十七年庚子二十六歲充順天鄉試副總裁得楊士玠若干人
學憲某以祈公公及李太夫人義節疏聞於朝得請祈公公
專祠於舊宗太夫人旌閭先生曰今而後庶稍酬舅氏訓矣詣
院長請歸不許曰

上方崇獎儒術褒君學行第一願可求退耶

十八年辛丑二十七歲冬十月特改授祕書檢院檢討

特諭建直房於景運門外遴翰林入直以資勸講蓋意有在也
未行而

世祖章皇帝升遐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八歲

二年癸卯二十九歲夏四月陞國子監司業冬十一月陞祕書院侍讀

三年甲辰三十歲請假回籍遷葬時先生祖墓瀕湖爲水所齧前脉將見故請歸

四年乙巳三十一歲入都補弘文院侍讀

五年丙午三十二歲順天武鄉試總裁

六年丁未三十三歲充

世祖寶錄纂修官著閑道錄成

上以民生失所詔求直言先生上疏其畧曰民生至今日困極矣國家日言生聚愈凋傲日言軫恤愈瘡瘦日言招徠蠲免而流亡衆逋負積惟由官吏致之蓋私派倍於官徵浮收溢於正額意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百狀千名疊出并至正使年歲熟

稔不飽糠粃一遇凶荒死徙立至獨微則吏收其實民受其名
賑濟則官增其肥民重其瘠強者爲寇盜弱者析骸易子勢必
至者是非獨守令罪也上有監司又有督撫報上以廉則無
賄以結上官由是而廉者糾劾貪者薦舉由是而濁者得計清
者易操苟不厲民將焉取此夫有司之職在地方上官之激勸
在舉劾年來督撫之薦循卓者果有政績可指乎所糾參者直
暴其污穢殘酷所在乎且循卓者果無以上糾參者果罪之魁
乎模稜容隱已耳以至以督責爲能而不問慈惠以催科爲政
而不問撫綏以資緣之巧拙爲優劣餽遺之厚薄疎密爲殿最
而不問品誼局幹何不視斯民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亦可
謂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伏乞

皇上將現在督撫大加甄別不肖者立賜斥罷遇督撫缺出不

拘內外大小臣工

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而以民之安否課守令以守令之污廉課督撫不以虛文美人聽聞則治民之實事也疏又言政事紛更國體日傷乞

敕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詳慎會議沿革損益勒爲會典又言國家設官滿漢相制堂屬相維欲其同寅協恭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以意見爲嫌疑以嫌疑爲推諉陰拱緘默瞻顧依阿而奸人猾吏因以偷換文法宜立振頹風使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爲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爲計宰執不必以唯諾爲休容臺諫不必以鉗結爲將順又言學校廢弛經訓不明士子皆揣摩舉業爲七科名掇富貴之具不知聖賢之歸網常名教之重又或汜濫百氏沈淪二氏習詖淫邪遁之說充塞

仁義宜使士子講明正學非翼贊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又言風俗奢僭禮制衰壞爲饑寒本源盜賊訟獄凶荒之所由起幾萬言上之

七年戊申三十四歲陞授祕書院侍讀學士有諫北巡一疏又有請除積習銷隱憂一疏大意以講學勤政二者不可偏廢奉

嚴旨命據實明白指陳回奏先生奏畧云臣前疏中據理據事固已臚陳之矣竊見唐虞之盛猶吁咈一堂動色相告絕無後世諛頌之辭臣雖愚陋猥效古人告君之意奏上吏議降二級奉

旨免議

八年己酉三十五歲

九年庚戌三十六歲夏四月陞國史院學士秋八月充

世祖寶錄副總裁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一日 御門先生捧
奏牘已及階降等

上目屬之召入

命作大字先生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進

上顧侍臣曰書法亦如其人顧不自炫耳隨

命講大學中庸兩首節竟曰真講官也 賜宴出翼日改除翰
林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十年辛亥三十七歲春二月

詔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

命爲 經筵講官先生進講尚書人心惟危一節

上曰今日可爲得行其言矣自是春秋 經筵爲故事三月

上又以經筵體嚴時暫工夫切實在日講

命先生爲日講官日進講於弘德殿夏四月充

太祖

太宗聖訓副總裁五月充起居注七月充孝經衍義總裁給假
回籍省親孝經衍義先生被命卽發凡起例手爲定之脫稿則
韓文懿諸公也已卯書已告成時三藩作逆閣事旁午未及繕
寫進呈屆丙辰乃頒行焉

十一年壬子三十八歲

命教習庶吉士二月遵

旨到京供職秋御史孟某疏參考試廕生郎中恥之於人大矣
一題近於譏刺殊欠正大部駁奉

旨孟某著嚴飭行

十二年癸丑三十九歲會試總裁得韓莢等一百五十人有薦
舉原任直隸內黃縣知縣張沐原任江南江都縣知縣軒轅盾
一疏冬

上特召至起居注館同葉方藹張英韓莢等試作太極圖說大
稱

旨拔置第一因問平時所著明道之書先生以閑道錄對
命取進呈先生趨歸取刻本詣 弘德殿恭進次早入侍 講

筵

上霽色謂曰朕披閱所著閑道錄正大精醇斯誠斯文的派也
少頃又

顧謂曰錄中崇正闢邪極透切有功聖道不淺遂

親題其籤曰熊學士閑道錄置之 御几蓋異數也冬十一月

吳逆三桂反彙進講義

十三年甲寅四十歲彙進講義

十四年乙卯四十一歲辭內閣疏畧云本年三月三十日該吏部傳宣

聖諭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著陞內閣大學士欽此臣跪聽之下罔知攸措竊臣緣粗涉章句遂得執經講幄自謂儒生福命至此極矣蓋幼齡失怙病患嬰纏今老母縞髮常在牀席故幾番講罷輒冒陳下悃蒙

皇上面諭四書尚書講畢卽允放回詎意逆賊猖狂致屢宵旰

皇上特降 溫綸置之政府臣雖至愚亦稍知狗馬之義當國家多故爲臣子者卽捐軀矢效分誼應然亦何忍避劇辭艱但

臣自揣政事俱未諳曉從來濶論難行古人所戒臣實犯之又何敢自欺以欺

皇上倘貪進忘耻冒昧祇承他日負乘溺職誤國家大務累皇上知人之明伏乞收回

成命俾臣仍待罪翰林講求經義以備顧問疏上不許遂以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理討事

十五年丙辰四十二歲五緯陣圖解成秋以內閣票擬事致仕回籍時楚氛未靖乃奉李太夫人卜築於金陵城北青溪之蓮花橋又遷於溪西之清涼臺畔長子志伊生側室蕭孺人出

十六年丁巳四十三歲

十七年戊午四十四歲福建平

十八年己未四十五歲兩廣平

十九年庚申四十六歲四川平三月女采繁生側室陳孺人出
四歲殤於痘

二十年辛酉四十七歲雲南平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八歲築下學堂五楹貯藏書先是先生自
通籍後居京師京師坊間無書卽有且價昂不易得十餘年閒
僅二萬餘卷及去職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天下多人未見者
遂肆力購求或就人家假歸手錄之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
合前共十萬卷有奇爰依次插架爲下學堂書目一帙並載每
書之本末以仿於劉畧荀簿王志阮錄殷淳之序錄李肇之釋
題晁公武之讀書志崇文總目之序釋焉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九歲

二十三年甲子五十歲冬

上南巡十一月朔先生隨衆郊迎

特蒙慰問召至行宮諮訪再四翼日遣侍衛二格子至私第傳
諭謂念昔年講幄啟沃勤勞特賜羊酒果脯又賜

御書太極圖說及

御製詩下學堂劄記成

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一歲學統成

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二歲樸園通語成

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三歲些餘集成

二十七年戊辰五十四歲秋以禮部尚書起先生於家冬口月
八日李太夫人卒訃至

上命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彭孫適至私邸奠茶酒傳

諭溫慰先生奔喪南歸

二十八年己巳五十五歲春

上南巡二月二十五日先生郊迎

上遣侍衛關保禮部尚書張玉書工部尚書蘇赫諄諭加餐並賜鹿尾鹿脯餅饊茶蘗菓羊酒二十九日復遣侍衛關保二格子賜

御題經義齋額并尚襪十斤以扶孱瘠先生謝疏有云

皇上截取孝經經義兩言題臣齋額臣中夜捫循媿汗無地然義不敢辭惟恪遵

聖訓省益前愆冬葬李太夫人於孝昌之王母湖

二十九年庚午五十六歲春遷葬於宏樂之文脊山秋

上以禮部尚書起先生於家先生疏請終制許之

三十年辛未五十七歲春服闋秋入都見

上於暢春園補禮部尚書十月武會試總裁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八歲除吏部尚書冬十二月奉

旨詣察荒地初河臣靳輔以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屬之靈璧盱
眙徐屬之豐廢地尚少淮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宿遷邳睢
寧徐屬之徐蕭碭山河占地最多請察勘豁免陞科

特命先生往釐焉二十五日先生同兩江督傅臘塔江蘇撫宋
犖往來踏勘凡豁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高郵靈璧徐
豐蕭碭山淮安大河廢地三千七百二十八頃三十七畝八分
九釐六毫三絲九忽五微一沙六塵銀六千六百五十四兩四
錢一分一釐三毫四絲六忽三纖七沙三塵九渺三漠三埃二
邊九巡米二千三百五十八石八斗二升五合八抄九撮三圭
五粟七顆四粒一黍九稷一禾五糠九秕麥七百二十六石二

斗二升二勺二抄九撮四圭六粟四顆五粒四黍一稷三禾八
糠豆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四抄三撮九圭五粟四粒四顆
八黍八稷五禾又山陽縣改輸糧澗田地應免原納葦柴一萬
八千束海山桃源宿遷安東沈陽大河淤田一千一百三十七
頃一十畝八分六釐三毫四絲陸銀二千一百七十八兩七分
一釐七毫一絲七忽二微八纖五沙八渺三遠八巡米九百七
十四石六斗二升五合三勺九抄八圭五粟八顆五粒七黍三
稷九禾一糠四粃麥三百二十四石八斗二升五合七勺二抄
八撮六圭一粟一顆二黍四稷一禾一粃

三十二年癸酉五十九歲正月朔志孔生側室龔孺人出

小字九兒有寄

內詩三捲簾卽是九兒娘抱簾孺人小字也

三十三年甲戌六十歲春會試總裁得裴之仙等一百五十九

人

三十四年乙亥六十一歲春先生弟賜瓚以捐納事奏對欺飾下獄御史龔翔麟劾先生僞學欺罔請并治罪

上曰吾信熊賜履無他也置不問冬賜瓚亦獲赦龔蓋先生及門也

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二歲夫人李氏卒

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三歲春會試總裁請假營葬

三十七年戊寅六十四歲家孫述祖生

三十八年己卯六十五歲春二月二日

命入侍 皇子進講時

上將南巡閱河先生詩有云腐儒管見只蹄筌此日居然上講筵爲語當年立雪者涪州原不負伊川蓋先生所著學統開道

錄劄記並

命進講

兩宮俱有正學宿德之衰故志 恩也疏請解銓務不允冬

上一日宣滿漢大臣於廷問之曰朕久欲復相熊尚書今還他
舊職爾等以爲何如倘別有所見可卽直陳勿更退有後言也
皆再稽首而對曰

皇上進退臣工至公至慎熊賜履侍從已久表裏皦然

皇上老其材而用之臣等幸甚遂拜先生東閣大學士兼吏部
尚書皆如故五月廿三日以大暑輟講 皇子賜宋刻朱文公
年譜且傳令旨云以先生專講正學開導有益特賜此書蓋亦
出上意也

三十九年庚辰六十六歲會試總裁得王露等若干人志孔殤

四十年辛巳六十七歲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八歲乞休不許

御書澡修堂額以賜冬十一月十五日召試南內

御書存誠涵物理守敬積天真一聯內監捧出傳

旨云卿學本此道其實也先生復將引歸

上知之十二月二十二日

特製咏雁詩賜之以諭挽留之意焉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九歲會試總裁先生屢疏乞休

上乃許解機務食俸留京師備顧問冬暫假省祭著澡修堂集

成

四十三年甲申七十歲春還京師除日

上書壽者二大字以賜

四十四年乙酉七十一歲

四十五年丙戌七十二歲春三月二十四日第八女淑口生先生以年老乞歸十月召見於 乾清宮諮論累日特給驛傳遣官護送還金陵

四十六年丁亥七十三歲二月十一日志舉生

行十一十
閱月痘發

上南巡幸江寧首召先生於行在恩禮爲本朝冠回 鑾之日上解所服貂帽及團龍御服賜之曰卿服之如見朕矣先生感激涕下冬自築壽藏於上元青龍山題曰愚齋自卜藏真處

四十七年戊子七十四歲夏五月初六日志契生

四十八年己丑七十五歲春三月志藝生悔園存稿成秋八月先生薨於金陵遺疏謝恩涂次爲人竄易

上一覽察其僞

命兩江督察查原稿側室龔孺人出篋中

上敕守臣存問諭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諡文端長子志伊服闋入都以京職用

御製碑曰自古篤棊之臣律已清嚴居官恪慎爲國家之耆舊作僚案之觀型則恩禮必厚於始終而勲名克垂於琬琰爾熊賜履賦性端凝持躬峻整秉忠貞以立志涵經史以敷華早擢詞垣聲名炳耀久趨講幄敷奏詳明領袖玉堂品行無慚師表從容丹陛文章不忝儒宗陟春卿則典禮賓清晉冢宰則秉銓嚴慎念茲懿德入贊鈞衡眷乃清風共襄密勿允協絲綸之重望益持皎潔之貞操屢典會闕公明尤著頻承清問恩寵靡涯旣乃引退陳情暫休邸第歸田再請旋返林泉每值南巡頻道朝謁精神尚固眷渥有加方期永享太平何意奄歸長夜用深

軫悼丕示哀榮分須外府之金馳奠大官之醴錫之嘉謚贈以崇階嗚呼追念老成儼風規之猶在用酬勞勩賚泉壤以增光視此豐碑俾垂永世後

上御宇之六十年復召志契志夔入見

特諭大學士馬齊曰熊賜履家甚清寒後嗣作何周給 賜宅一區於京師令子孫肄業焉

述曰先生卒後之六十年其外孫孔繼涵爲考証遺文排纂事實錄爲年譜一卷夫先生立朝制行大節炳然受

兩朝知遇亦至隆矣方先生之進 呈明史

聖祖仁皇帝已有朱熹司馬光之目載在起居注固無事後人贊揚爲也獨涵九齡失怙母氏嬰疾無告窮民躬丁其慘而於舅家兄弟閒居南北恐數傳而後罔識自出用是勒成一帙期

諸永永涵雖無文事取其實無敢或誣小廉曲謹不事鋪張是
則無憾于心者也并爲熊文端公世譜女譜附後貽諸子孫俾
知中外世承皆克守我先聖修身爲己之學庶或紹余鄙志無
忝祖德云爾

雜體文稟卷七